更生詩苑

兩岸冰暫溶

◎洄瀾詩社採編

第189期

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課題

徐敎五
兩岸暫冰開，心花朵朵來。
小龍重現爪，夫復費疑猜。

駱金榜
兩岸三通聲，同胞露感情。
探親兼玩樂，轉眼自由行。

陳衡
鬩牆殊死戰，千萬化蟲沙。
兩岸冰溶暫，冤魂不勝嗟。

丁啓鈺
神州分別後，常憶舊山河。
熱淚溶冰破，炎黃止暫戈。

丁啓鈺
陰陽淑氣濃，兩岸暫冰溶。
若再蕭牆起，澎臺變毒龍。

丁啓鈺
兩岸暫溶冰，神州駿馬騰。
鴿原相顧影，拱手祭黃陵。

胡光東
大陸寄遊轎，來臺躍向前。
黎民歡款待，兩岸寫詩篇。

彭明德
炎黃血脈親，兩岸是比鄰。
幸見冰溶解，鴻圖更展伸。

陳歡琴
兩岸齒唇連，何因不共天。
早知民間苦，恩怨化冰堅。

曾俊明
領袖治江山，人民保命艱。
冰溶無限苦，兩岸慶歡顏。

陳阿緞
兩岸起歡容，雙邦已解封。
觀光頻往返，商務日繁濃。
炮彈如能撤，冰河自化溶。
惟期誠對待，兄弟莫交烽。

姚植
堯天野寺鐘，禹甸湧潛龍。
試墨千溪月，揮情萬壑松。
輕風搖雨腳，密葉入雲容。
兩岸催冰釋，京臺暫化溶。
註：京臺爲北京與臺灣之並稱。

姚植
海峽擁騷風，金臺扢雅同。
鶯聲群木外，柳色一輪中。
兩岸推星艇，三通步月宮。
冰心溶玉影，暫且霸圖空。
註：金臺是北京之別名。

彭春中
宿怨漸低徊，愁眉亦展開。
空航滇與蜀，水運浙和臺。
四季無寒雪，三通有客來。
星臨祥瑞地，日照吉安財。

胡光東
雙邊經協定，大陸客來臺。
百業頻交易，千行笑逐開。
藍營鳴喜樂，綠黨唱悲哀。
各派猜疑少，中華統一來。

陳德文
兩岸政爭天，相持六十年。
今朝冰暫化，繼後暖超前。
本是同根種，爲何煮豆燃。
永恆和睦現，黎庶喜無邊。

劉鳴岐
國共禍頻催，民遭內戰災。
燃萁經煮豆，鬥狠迭鳴雷。
世界昌和氣，炎黃不用猜。
雙贏冰暫化，恰值建平臺。

李建瑩
深仇六十年，苦海問蒼天。
赤化江山痛，自由聲浪縣。
融冰趨勢到，合約細徵塡。
利益民生重，雙贏國際前。

李建瑩
隔海叫囂攻，堅冰六十功。
釋懷民鼓舞，協約逐兵戎。
兩岸航經往，三通禮益隆。
潮流隨世局，締造大時空。

陳滿
兩岸感情牽，冰溶近幾年。
探親開放久，文化互交研。
世博揮科技，經商取利錢。
航空非路遠，回首感懷連。

謝永芳
清單可早收，經濟考詳周。
意識型先放，生民計好留。
商談宜戒愼，簽約貴良籌。
存異求同並，融冰泯世仇。

王鎭華
六十幾寒冬，三通冰暫溶。
弟兄如手足，父老慶雲龍。
臺海無揚火，邊城已息烽。
中華民族史，再上最高峰。※

河

【寧靜的青色】

◎陳文和

圖／文文

自焚的炎夏，燒得大地寂寥起來，蟬聲稀落，多不像我童年時喧擾。連懸吊屋外的溫度計，晃了晃身子，和我的眸對視以後，都似在向我求救。它，一身一縷火紅直昇，說，高血壓了。

只有河了，只有河的清涼揣像，如余秋雨在〈霜冷長河〉中所說的，河，能給燥熱的人間一個久久的寒噤。

小時，住在一個有水名字的小村，但只有名字，卻沒有眞正的河流，就如童年時總有很多的夢想，長大後卻很少實現。河，只是一種美麗的想像，但不是眞實的存在。

家鄉中，沒河，卻有幾個池塘。但，一直和它遠離，遙遠著，因爲感覺，也因爲限制。

缺水的村落，當自來水不來的日子時，媽媽會拎著兩大水桶前去求救，在苔綠土黃葉漂的池中，從一條窄小抖峭的石階上緩步艱危盛滿渾濁的池水，回家後靜置，讓渾濁沉澱，只舀起略清澈的浮面。那是我們煮食所用的水、那是我們盥洗所賴的水，但在我稚嫩的心靈中，一直揮不去，池塘中有水牛浸泡避暑的影像，還有友伴虐戲拋狗在池中看它以狗爬之姿游回的情景，當然的，也揮不去一大群儕輩在其中玩水洗滌身子的模樣。而，那卻是我餐桌上喝的湯、洗米的水，那幾天，我的胃口一直不好。

媽媽，一直不准我跟他們一樣跑到池塘中玩水。天熱的日子，我會靠近池塘，但只遠遠的觀看。他們多麼不聽話，從塘邊一躍而下，勇敢的；或圖個清涼的，就在塘階，手拉著階角，如水牛般浸泡。那是燥熱的夏季，那是我，消失了的童年，我僅存幾個歡樂的畫面。他們的父母都在旱田上辛勤揮汗，採收鳳梨或生薑，而他們逃過了、偷閒跑到池邊。他們很不聽話，甚至是狎逆的。

我看過么叔在眾人的鼓譟聲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從塘邊躍下，好一個叛逆的英雄。回家後，偷偷地告訴過阿嬤，阿嬤沒有回應，跟媽媽說了，媽媽只肅顏重聲說，你不要學。說得愼重，好像犯錯的人是我。

我一直沒親近河。

就算長大後，曾以「河」當作筆名過，但一直和它遙遙對望。

稍長後，到台東讀書，爸爸比我還興奮地到海邊，在沙灘上照了好多好多的相，那是很大的河——海哪。但，很快地跑出幾個手持長槍的海巡兵，把他照的畫面全拉出曝光了，不能照的，那是一個禁忌的海防時代。我對河的印象，仍是畏懼的，就算是青春期了。

戍守金門，四周都被海囚禁著，而海面常被濃霧囚禁。我仍沒接近它，海灘上有很多地雷，還有被懷疑要潛逃的禁令。而我只是一直想回家，回到一個沒有河的故鄉，我根本就不想接近它。

河，一直是遙遠的。

就算求學時被逼迫要游完來回五十公尺，才能畢業。也僅是勉勉強強，以類肖狗爬的姿勢，艱難地過關了。河，在我的心中，仍是張畏懼、害怕的圖騰。

我只是優雅地泡了泡溫泉，或者享受各類嬉水的設備。從小到大，我沒有眞正地面對它。

直到山中教書的那兩年，有天黃昏了，我一個人走到坡下的那條河水去。河，跟我冷冷靜靜地面對著。那是暮春猶冷的日子，但我的心卻燥熱了。河，看起來很平緩，約十來公尺的寬，清清澈澈，看得見河床底的石塊，也並不深，只到膝。我彷彿可以從此岸走到彼岸去，如我的人生，可以橫越某些情感的憂傷。

我想走過去，以爲很簡單，就能跨越的。

我眞的走了，河邊的水只到腳踝，卻感覺一股沖力，我凜然一驚，再往前幾步，到小腿，人都快站不直了，更別說是前行。我知道，到不了彼岸了，沮喪地退回，看似平和的水，不想一涉身竟是驚濤駭浪般，我的人生。

只是，我沒那麼快放棄。不走過河到彼岸，我在它——河邊一個方圓三公尺的小潭，幻想自在泅游。不料那平靜的小潭，說深不深，說大不大，卻害我差點沉溺其中。

那天，我一個人一身濕，走回山上，沒跟任何人提起這事。但，從此決定了，只想安安穩穩地回到家鄉，平平靜靜過好一生，不想叛逆。

童年時，么叔從塘邊一躍而下的景象，對我而言，是一種青春的叛逆，而他的人生也果眞地是一種叛逆。賣掉了所有的田產，吆喝了堂哥結伴，一同到都市去闖蕩。初時，略有所獲，甚至也擄獲了村人一時羨慕的眼光，在阿嬤喪禮上，敬輓的花圈一路長長排到街尾。但旋不久，兩人就又銷聲匿跡，一直到現在沒回過村中，他們變成我們族人口中的禁忌，如河。

媽媽只希冀我平平實實過日子，她把外面的世界看成了河，就算清澈、看來緩和，但沒有一身技藝的人，如我們的村人，是很容易沉溺其中的。這些年來，我總算明白了河的影像——燥熱的人間一個久久的寒噤。

其實，我也算是懦弱的。會對河有那麼大的畏懼，應該是童年時那幅不能遺忘的羞澀吧！跟爸爸到果園去，回家的路上，一時腹瀉了，把一褲全黏髒了。爸爸把我的褲子脫下，然後留我一個人站在路上。他到不遠處的池塘幫我洗滌褻物，邊走邊喊著：「不要來，不要來——」

那天，他臉色發青的攜我回家，久久不語，胸膛起伏。

他，差點失足掉入池塘中。

爸爸曾北上學藝理髮，學成後就被阿公召回，平平靜靜地在小村中過了一生，蓋了一棟自己的房子，他，也遠離台北那條河。

所以說，我，其實我的村人，都是一樣，只在一個有水的小村過活，平靜安穩，而不敢去親近或是征服，河。

畢竟，它是燥熱的人間一個久久的寒噤，而我們只是平凡的人，只想知足。這是我從寧靜的青色，童年一路走來，對河最大的感覺。※

把微笑種在別人的土地上

◎周禮

那天，我下班回家，在路上遇到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她揚起長長的睫毛，微笑著喊我叔叔。孩子的眼睛清澈透明，純潔眞誠，看起來特別的天眞可愛。儘管我並不認識這個小女孩，但我還是被她燦爛的微笑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也在自己臉上綻開出一朵花來，並親切地對小女孩說，小朋友好！曾幾何時，我也曾有著和小女孩那樣天眞爛漫的微笑，但隨著年齡的漸長，生活的艱辛，我收斂起了自己的笑容，變得嚴肅、冷漠、一本正經。尤其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後，做了一名教師，爲了維護自己的尊嚴，我一次又一次地強壓著微笑，努力地繃緊鬆弛的面孔。我生怕嘴角一牽動，就影響了自己高高在上的形象和地位。於是，我更加吝惜自己的微笑，人前人後總是板著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要不是遇到這個小女孩，我可能永遠也無法體會到，原來微笑是如此的美麗，如此的溫暖，如此的令人心醉。那一瞬間，我終於明白了，爲什麼〈蒙娜麗莎的微笑〉會價值連城，受到那麼多人的推崇和喜愛；爲什麼『回眸一笑』會有那麼大的魅力，能醉倒千千萬萬古往今來的文人騷客。原來答案皆在這笑裏。

寫到這兒，我不禁想起一個故事：曾經，有一個憂鬱者向一個智者請教，如何才能變得快樂？智者說：請學會微笑吧，向所有的一切。於是，憂鬱者走了。他按著智者的指引，去尋找微笑，去付出微笑。半年後，一個快樂者來到智者的面前。他告訴智者，他就是半年前那個曾求教於智者的憂鬱者。

曾經的憂鬱者說：「當我第一次試著把微笑送給那位我曾熟視無睹的送報者，他還我以同樣眞誠的微笑時，我發現天是那麼藍，樹是那麼綠，送報者離去時哼著的歌是那麼動聽；當我第二次把微笑送給那位不小心把菜湯灑在我身上的侍者時，我收穫了他發自內心的感激，我似乎看見了人與人之間流動著的溫情，這溫情驅散了我內心聚積著的陰雲。後來，我不再吝惜我的微笑，我把微笑送給街邊孑然獨行的老人，送給天眞無邪的孩子，甚至送給那些曾經辱罵過我的人時，我發現，我其實收穫了高於自己所付出幾倍的東西。它讓我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也更加願意付出微笑。」「你終於找到了微笑的理由。」智者說：「假如你是一粒微笑的種子，那麼，他人就是土地。」

生活中，我又何嘗不是尋找著快樂的憂鬱者呢？我告訴自己，從明天開始，我要在自己的臉上開出一朵花，向所有的一切。※

放下喜惡

◎不一樣的羊

興高采烈地端出拿手點心，參與朋友舉辦的餐會，抵達會場，看到琳瑯滿目的美食，再迴視自己所準備的佳餚，應該毫無遜色之處，於是放心地開始用餐。沒想到，才品嚐第一口食物，就耳聞隔壁的小姐大叫「好硬」，接著對面的女士也抱怨「咬不動」，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抬頭望了她們一眼，才知道竟是我引以爲傲的點心，讓她們硬生生地『吃不消』呀！

爲了參加這場聚會，特地早起張羅，還請外子鼎力相助，前前後後忙了幾個小時，雖談不上精疲力竭，卻也是煞費苦心，本來期待一次輕鬆的餐會，到頭來只聽到負面的評語，讓人好不傷心難過，縱使面對頂級料理也食之無味。

告辭朋友餐會，回到車上，外子難掩心中的歡喜，搶先地告訴我：「咱們合作的點心很受歡迎，不到十五分鐘，全部一掃而空，很多人想吃都吃不到呢！」看見外子樂不可支的模樣，加上翔實地現場報導，我當然深信不疑，可是當時自己遭遇的情景又是歷歷在目。不過一頓飯的光景，情緒起伏像洗三溫暖一般，不是寒冷到極點，就是火熱到家了，讓人不禁要問：「怎麼可能有南轅北轍的反應呢？別人究竟是喜歡還是討厭呢？我到底是該高興還是難過呢？」

每個人的喜好不同，品味也不盡相同。我喜歡的，別人不見得認同，別人視爲珍寶的，我不一定消受得起，所以產生天壤之別的見解，不必意外。有人喜歡巧克力，以爲是人間第一美味，有的人卻視其爲增肥毒藥，其間有是非對錯之分嗎？根本沒有！必須爭長短高下嗎？完全不必要！我們又何必在乎別人的好惡呢？

將過多的關注投入自己所愛的事物，很容易感情用事，爲了捍衛自己所愛的事物而無端地心海起波瀾，就是痛苦；冷靜想想，點心是點心，我是我，自己卻常常在人與事之間劃上絕對的等號，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內心衝突和掙扎，何不調整自己的心態，放下個人喜惡，不執著其上，泰然處之，就容易達到和諧和平和氣的境界了。※

一扇窗，兩個視野

◎李明書

今年一月下旬，從大同區搬到板橋至今，已經住了半年多。板橋十分擁塞，我的租屋也是如此，空間狹小，整間套房包括廁所，不過五點二坪大。十二樓高的公寓，我的房子位於中間五樓的位置。房間只有一個通風口，裝上兩片鋁框玻璃橫拉窗；玻璃窗外則是一扇可以橫拉的紗窗，由於紗窗僅佔了一片窗戶的篇幅，當玻璃窗雙雙拉到其中一邊時，紗窗就在另一邊擔任通風與阻擋蚊子的工作。

三四棟建築緊鄰著，打開窗戶的右邊，所能看到的是另一戶與我呈直角的人家的窗台，再往前望兩三公尺，就是另一棟樓的牆壁。窗戶伸展出去的窗台，窗戶的右半面，薄薄的紗窗隔著，放置一台分離式冷氣的室外機，雖然遮著我的隱私，但也擋住了由內望外看的視野。

剛開始進住時，順手將玻璃窗往左推，打開右面的窗戶與外面的空氣對流；但是窗口對著雙面環牆，又不見左方有什麼生機的環境，姑且別說能傳進新鮮的空氣，將近一尺平方的窗口，除非拆下窗子，否則就只有一半的面積能通風，而這一半的一半，卻又被一台室外機把守著，在屋裡幾乎是感受不到空氣的流動。或許由於氧氣的遞補，比不上我呼吸的速度，在屋內總使我覺得比室外溫度多了三四度，空氣的滯鬱，更時常壓迫得我喘不過氣來。

這樣的環境，冬天時或許如同取暖的溫床，讓人想趕緊投入；然而，面對六月以來的高溫，卻是無可奈何，只能消極地避開這個空間，要不就是靠著冷氣、冰品降低自身的溫度，讓身體多一點降溫的幅度，好像就不那麼熱。但是自己的吹毛求疵，又使得在考量用哪些方法驅熱時，產生相當多的困擾，例如：吃冰無益於消暑，只會更加上火；不論是晚點回家，或是趁著夜涼到外頭走走，總是要回來，與其如此，不如不出去；經濟狀況雖然還許可，但若冷氣開太久，全球暖化的責任不是我扛得起的。

每次繞在這些不通的思路當中，室溫似乎也更爲高升，尤其可笑的是，我竟然就這麼覺得窗戶只能打開右半面，連再多爭取四分之一的空氣對流都沒想到。直到前幾日的夜間，坐在窗邊的電腦桌前，一邊左右晃著旋轉式的椅子，一邊漫無邊際地想著不甚重要的事，忽然覺得窗口的左半邊隔著玻璃，似是有點光透進來；爲了一探光源，於是將兩片窗拉到右邊，敞開窗戶的左面，原來只是左前方離我不遠人家的燈還亮著。

甫開左邊窗戶的時侯，原先在右邊的紗窗還未拉過來，又無室外機阻擋著，不知不覺地，我把頭探出了窗櫺所圍住的空間之外，驚覺湧進的空氣，竟不知是先前的幾倍。往左看去，防火巷依然狹窄，約莫一個人標準身材的寬度，雖是如此，循著這樣的方向延伸，兩排建築的盡頭，我看見了人車流動的馬路，生生不息地運轉著。在屋內的視野，原來只靠一扇窗，就打開了；房裡的溫度，似乎也涼了起來。※

講話惡毒成習慣

◎筱薰

最近遇到了一個以前的同班同學：津津，和她聊天之後，發現她過得極度不快樂，原本一直想要鼓勵她，後來卻無法堅持下去，因爲她的話語越來越尖酸刻薄，以及她太過消極的態度，只用悲觀的角度看待事情。所以又過了幾天，我才下定決心幫助她把講話惡毒的習慣趕走，讓籠罩在她身邊的低氣壓消失……。

幾年前，津津選擇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投入就業市場。不同於大家繼續升學的路，她很獨立地提前學習現實社會中競爭激烈的職場上的一切，累積了很多經驗，結交了很多朋友，但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歷經一番波折之後，可能也是體驗過了也累了吧，她開始厭倦職場生活，羨慕起當學生無憂無慮的我們，因此想要重新拾起課本、發憤準備考試，往大學之路邁進。她就業這期間，同學們大家各有所忙，所以並沒有太多的聯繫接觸，直到前陣子同學會，我們才又相遇。

同班三年，我認爲津津的個性很直接、大而化之、不在意小細節，就像是大姊頭的樣子，大家都和她很熟悉，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她那「一根腸子通到底」的個性，有時候眞的覺得她像個小孩子一樣，快樂時大笑，悲傷時大哭，生氣時大聲吼叫，喜怒哀樂表露無遺，正所謂喜形於色啊。或許是因爲和朋友們的相處模式太過自由無拘束，講話很毒也是津津個人的一大特色；有話直說之外，她也常用誇張的形容文字做描述，使得話題的討論性大大增加。學校環境很單純，對於津津高調的言論，同學們總是不以爲意，即使常常會有人不喜歡她的作風，但還是會容忍她。

直到津津踏入了職場後，大剌剌的個性及語出驚人的言詞，爲她帶來諸多困擾：同事們不願意和她深交，導致她休息時間往往孤獨的一個人，下了班則完全沒有人邀約她一起用晚餐，甚至有些客戶指定不願意交由她辦理業務，結果就是別人的業績蒸蒸日上而她的業績日趨下滑！景氣不好，所以主管盯得緊，在備感壓力的狀況下，津津選擇換工作，而卻忘記要改變自己的個性、態度與待人方式，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連續換了很多工作，累積了無窮無盡的不快樂……。

說話的方式影響之深遠，其造成的效力令人無法想像。說話者給人的印象幾乎可以讓聽話的人決定是不是繼續與她交談。說話的用字遣詞、抑揚頓挫會養成習慣，常常用同一種方式說話，就很難再改變！而我們都知道，同樣一句話用不同的語調說出，聽話者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語意就會獲得不同的解讀。說出口的言語無法收回，只有用字正確才可以讓大家不產生誤解。適時適地調整音量，會讓人感覺舒服。此外，說話的技巧不只有言語表達，應該還包含了眼神與手勢；眞誠的語言，即使很簡短，聽話者還是可以感受到說話者的心意。如果常常使用隨隨便便的講話方式，隨興而不顧別人的感受，一旦養成習慣以後就很難改了！我認爲津津的情形，應該是她太不在意自己的講話方式，慢慢地大家疏離她，她卻仍然不覺得自己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天和津津聊了一整個下午之後，雖然她的負面情緒仍然很多，但是她終於決定絕對要改掉講話很毒的壞習慣，先從自己的心態改變。每當遇到事情不要只想到壞的一面，也不要只抱怨而不思考解決辦法，別人犯錯時，不要窮追不捨地指責別人的過錯，而該平心靜氣地對待周遭的所有人，不分親疏遠近都要「以禮相待」，也正好利用現在準備考試的階段慢慢地練習。

記得一位老師說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勉強成習慣，習慣成自然」。希望津津可以改掉講話惡毒的缺點，我由衷希望她成功，能夠脫胎換骨，成爲讓自己快樂也帶給別人快樂的「大學生」。※